中村進午文庫
文庫5
980
6

細田藏書

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圖書
昭和十年一月廿六日寄
中村本天氏贈

昭和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法學部研究室より移管

所藏部門 Hbb 圖 57 4
所藏部門 HK 中村德文庫 9035 4

聊齋志異卷十四目錄

膽脂
雙燈
捉狐射鬼
閻羅
陽武侯
武技
商三官
泥鬼
雨錢
妄擊賊
鬼作筵
寒月芙蓉
酒狂
雛鶴
西僧
夢別

文庫5
980
6

蘇仙
五殺大夫
鄧都御史
柳秀才
冷生
山市
沂水秀才
牛飛
牛瘟
單道士
黑獸
大人
董公子
孤懲淫
孫生
老僧
鈴聽
周三
劉妞
金姑夫
義犬
鷹虎神
廟鬼
張老相公
快刀
龍三則
戲術二則
庫官
酒蟲
岳神
乾石
地震
造畜
汾州狐
江中
某甲

衢州三怪
大蝎
車大
頭淚
龍肉
折樓人
黑鬼
碁鬼
果報二則

卷十四目錄終

早稲田大学圖書館藏書

臙脂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東昌卞氏業牛醫者有小女字臙脂才姿慧麗父寶愛之欲占鳳於清門而世族鄙其寒賤不屑締盟以故及笄未字對戶龔姓之妻王氏偪脫羊謔女閨中談友也一日送至門見一少年過白服裙帽丰采甚都女意似動秋波縈轉之少年俯其首趨而去去既遠女猶凝眺

王窺其意戲之曰以娘子才貌得配若人庶可無憾女
暈紅上頰脈脈不作一語王問識此郎否答云不識王
曰此南巷鄂秀才秋隼故孝廉之子妾向與同里故識
之世間男子無其溫婉今衣素以妻服未闋也娘子如
有意當寄語委冰焉女無言王笑而去數日無耗心疑
王氏未暇即往又疑宦裔不肯俯拾邑邑徘徊縈念頗
苦漸廢飲食寢疾懨頓王氏適來省視研詰病因答言
自亦不知但兩日別後即覺忽忽不快延命假息朝暮
人也王小語曰我家男子負販未歸尚無人致聲鄂郎

芳體違和非爲此否女頼顏良久王戲之曰果爲此者
病已至是尚何顧忌先令夜來一聚彼豈不肯女歎息
曰事至此已不能收但渠不嫌寒賤即遣媒來疾當愈
若私約則斷斷不可王領之遂去王幼時與鄰生宿介
通既嫁宿偵夫他出輒尋舊好是夜宿適來因述女言
爲笑戲囑致意鄂生宿久知女美聞之竊喜幸其機之
可乘也將與婦謀又恐其妒乃假無心之詞問女家閨
闥甚悉次夜踰垣入直達女所以指甲窗內問誰何荅
以鄂生女曰妾所以念君者爲百年不爲一夕郎果愛

妾但宜速倩冰人若言私合不敢從命宿姑諾之告求一握纖腕爲信女不忍過拒力疾啟扉宿遽入即抱求歡女無力撐拒仆地上氣息不續宿急曳之女曰何來惡少必非鄂郎果是鄂郎其人溫馴知妾病由當相憐憮何遂狂暴如此若復爾爾便當鳴呼品行虧損兩無所益宿恐假迹敗露不敢復强但請後會女以親迎爲期宿以爲遠又請之女厭糾纏約待病愈宿求信物女不許宿捉足解繡履而去女呼之返曰身已許君復何吝惜但恐畫虎成犬致貽汚謗今襲物已入君手料不可反君如負心但有一死宿既出又投宿王所既臥心不忘履陰揣衣袂竟已烏有急起篝燈振衣冥索詰之不應疑婦藏匿婦笑以疑之宿不能隱實以情告言已徧燭門外竟不可得懊恨歸寢縞字深夜無人遺落當在途也早起尋之亦復杳然先是巷中有毛大者游手無籍嘗挑王氏不得知宿與洽思掩執以脅之是夜過其門推之未扃潛入方至窗外踏一物奧軟絮帛拾視則巾裹女鳥伏聽之鬨宿自述甚悉喜極抽身而出踰數夕越牆入女家門戶不悉誤啣翁令翁處窗見男子

察其音跡知爲女來者心忿怒操刀直出毛大駭反走方欲叛逸而下追已近急無所逃反身奪刀嚴起大呼毛不得脫因而殺之女稍痊聞喧始起共燭之翁腦裂不復能言俄頃已絕於牆下得繡履嚴視之胭脂物也逼問女女哭而實告之但不忍貽累王氏言鄂生自至而已天明送於邑邑宰拘鄂鄂爲人謹訥年十九歲見客羞澀如童子被梏書生不堪捶楚以是誣服既解益信其情真橫加搒械書生不堪捶楚以是誣服既解郡獻撲如邑生冤氣填塞每欲與女面相質及相遭女輒詬詈遂結舌不能自伸由是論死往來覆訊經數官無異詞後委濟南府復案時吳公南岱守濟南見鄂生疑不類殺人者陰使人從容私問之俾得盡其詞公以是知鄂生冤籌思數日始夠之先問胭脂訂約後有知者否答無之過鄂生時別有人否亦答無之乃喚生上溫語慰之生自言曾過其門但見舊鄰婦王氏與一少女出某即趨避過此前無一言吳令叱女曰適言別無他人何以有鄰婦也欲刑之女懼曰雖有王氏與彼實無關涉公罷質命拘王氏數日已至又禁不與女通

立刻出審便問王殺人者誰王對不知公詐之曰胭脂
供言殺卞某汝悉知之胡得隱匿婦呼曰冤哉淫婢自
思男子我雖有媒合之言特戲之耳彼自引奸夫入院
我何知焉公細詰之始述其前後相戲之詞公呼女上
怒曰汝言彼不知情今何以自供撮合哉女流涕曰自
已不官致爻慘死訟結不知何年又累他人誠不忍耳
公問王氏既戲後會語何人王供無之公怒曰夫妻在
牀應無不言者何得云無王供丈夫久客未歸公曰雖
然凡戲人者皆笑人之愚以炫已之慧更不向一人言

將誰欺命梏十指婦不得已實供曾與宿言公於是釋
鄂拘宿宿至自供不知公曰宿妓者必無良士嚴械之
宿自供賺女是真自失履後未敢復往殺人實不知情
公怒曰踰牆者何所不至又械之宿不任凌籍遂以自
承招成報上無不稱吳公之神鐵案如山宿遂延頸以
待秋決矣然宿雖放縱無行故東國名士間學使施公
賢能稱最又有憐才憫士之德因以一詞托其冤枉請
言惓惻公討其招供反覆凝思之拍案曰此生冤也遂
請於院司移案再鞫問宿生辟遺何所供言忘之但叩

婦門時猶在袖中轉詣王氏宿介之外姦夫有幾供言無之公曰淫亂之人豈得專私一人供言身與宿介稚齒交合故未能謝絕後非無見挑者身實未敢相從因使指其人以實之供云同里毛大屢挑而屢拒之矣公曰何忽貞白如此命掠之婦頓首出血力辯無有乃釋之又詰汝夫遠出寧無托故而來者曰有之某甲某乙皆以借貸餽贈二次入小人家蓋甲乙皆巷中游蕩子有心於婦而未發者也公悉籍其名並拘之既集公赴城隍廟使盡伏案前便謂曩夢神人相告殺人者不出汝等四五人中今對神明不得有妄言如守自首尚可原宥虛者兼得無赦同聲言無殺人之事公以三木置地將施加之括髮裸身齊焉寃苦公命釋之謂曰既不自招當鬼神指之使人以氈褥悉幛殿窗令無少隙祖諸囚背驅入暗中始授盆水一一命自盥乾繫諸壁下戒令面壁勿動殺人者當有神書其背少間喚出驗視指毛曰此真殺人賊也蓋公先使人以灰塗壁又以烟煤灌其手殺人者恐神來書故匿背於壁而有灰色臨出以手讓背而有烟色也公固疑是毛至此益信施

以毒刑盡吐其實判曰宿介蹈盜成招殺身之道成奎
徒子好色之名祗緣兩小無猜遂野鶩如家雞之戀爲
因一言有漏致得隴蜀之心將仲子而踰牆便如
鳥墮冒劉郎而入洞竟賺門開感幌驚龐鼠有皮胡若
此振花折樹士無行其謂何幸而聽病燕之嬌啼猶爲
玉惜憐窮柳之憔悴未似鶯狂而釋么鳳於羅中尚有
文人之意乃拔香盟於襪底寧非無賴之尤蝴蝶過牆
隔窗有耳蓮花卸瓣墮地無踪假中之假以生寃外之
寃誰信天降禍起桎梏至於垂亡自作孽盈斷頭幾於

不續彼踰牆鑽隙固有玷夫儒冠而僞李代桃誠難消
其寃氣是宜稍寬窘扑折其已受之刑姑降寸衣開彼
自新之路若毛大者刁猾無籍市井凶徒被鄰女之投
梭淫心不死伺狂童之入巷賊智忽生開戶迎風喜得
履張生之跡求藥值酒妄思偷韓掾之香何意覬奪白
天魂攝於鬼浪乘槎未直入廣寒之宮運泛漁舟錯認
桃源之路遂使情火息焰慾海生波刀橫直面設鼠無
他顧之意寇窮安往急兎起反噬之心穴壁入人家止
期張冇尪而李借奪兵遺繡履遂教魚脫網而鴻離風

流道乃生此惡魔溫柔鄉何有此鬼蜮哉即斷首領以
快人心胭脂身猶未字歲已及笄以月殿之仙人自應
有郎似玉原電裳之奢隊何慈眸屋無金而乃感關雎
而念好逑竟繞春蒐之夢魂飄梅而思吉士遂離倩女
之魂爲因緣纏綿致使羣魔交至爭婦女之顏色恐
失胭脂惹聲鳥之紛飛並名秋隼蓮鈎摘去難保一瓣
之香鐵限敲來幾破連城之玉嵌紅豆於骰子相思骨
竟作厲階喪喬木於斧斤可憎才直成禍水歲歲自守
幸白璧之無瑕縷縷終苦爭喜錦衾之可覆茗其入門之

拒猶潔白之情人遂其攘果之心亦風流之雅事卿彼
邑令作爾冰人案既結還邇傳誦焉自吳公鞫後女始
知鄂生冤下堂相遇靦然含渝似有痛惜之詞而未可
言也生感其眷戀之情愛慕殊切而又念其出身微且
日登公堂爲千人所窺指恐憂之爲人姍笑日夜縈迴
無以自主判牒既下意始安帖邑令爲之委禽送鼓吹
焉

異史氏曰甚哉聽訟之不可以不慎也縱能知李代爲
冤誰復思桃僵亦屈然事雖暗昧必有其間要非審思

研察不能得也嗚乎人皆服哲人之折獄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世之居民上者棋局消日紬被放衙下情民艱更不肯一勞方寸至鼓動衙開巍然高坐彼曉曉者直以桎梏靜之何怪覆盆之下多沉冤哉愚山先生吾師也方見知時余猶童子竊見其獎進士子拳拳如恐不嘉小有冤抑必委曲呵護之嘗不肯作威學校以媚權要真宦聖之護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無屈已也而愛才如命尤非後世學便虛應故事者所及嘗有名士入場作寶藏輿焉文悞記水下錄畢而後悟之料無不黜之理作詞曰寶藏在山間誤認郤在水邊山頭蓋起水晶殿瑚長峰尖珠結樹顛這一回崖中真跌撐船漢笞蒼天面黜落兒好與友朋看先生閱文至此和之曰寶藏將山跨忽然間在水涯樵夫漫說漁翁話題目雖差文字郤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常見他登高怕險那會見會水淹殺此亦風雅之一斑憐才之一事也

雨錢

濱州一秀才讀書齋中有款門者啟視則皤然一翁形貌甚古延之入請問姓氏翁自言養真姓胡實乃狐仙

慕君高雅願共晨夕秀才故曠達亦不爲怪遂與評駁古今翁殊博洽鏤花雕繢粲於牙齒時抽經義則名理湛深尤覺非意所及秀才驚服暱之甚久一日密祈翁曰君愛我良厚顧我貧若此君但一舉手金錢宜可立致何不小周給翁嘿然似不以爲可少間笑曰此大易事但須得十數錢作母秀才如其請翁乃與共入密室中高步作咒俄頃錢有數十百萬從梁間鏘鏘而下勢如驟雨轉瞬沒膝扳足而立又沒踝廣大之合約深三四尺已來乃顧語秀才頗厭若意否曰足矣翁一揮錢即晝然而止乃相與扃戶出秀才竊喜自謂暴富頃之入室取用則滿室阿堵物皆爲烏有惟母錢十餘枚寥寥尚在秀才失望盛氣向翁頗慙其誑翁怒曰我本與君文字交不謀貨君作賊便如秀才意只合尋梁上君子交好方得老夫不能承命遂拂衣去

雙燈

魏運旺益都之益泉人故世族大家也後式微不能供讀年二十餘廢學就岳業酤一夕雞獨臥酒樓上聞踏蹴聲魏驚起悚聽漸近尋梯而上步步繁響無何雙

嫫挑燈已至榻下後一年少書生導一女郎近榻微笑
魏大愕怪轉知爲狐髮毛森豎俯首不敢睨書生笑曰
君勿見猜舍妹與有前因便合奉事魏視書生錦貂炫
目自慚形穢覥顏不知所對書生率嫫子遺燈竟去魏
細瞻女郎楚楚若仙心甚悅之然慚怍不能作游語女
郎顧笑曰君非抱本頭者何作措大氣遽近枕席煖手
於懷魏始爲之破顏撐衿相暱遂與綢繆曉鐘未發雙
鬟即來引去復宵夜約至晚女果至笑曰癡郎何福不
費一錢得如此佳婦夜夜自投到也魏喜無人置酒與
飲賭藏枚女子什有九贏乃笑曰不如妾約枚子君自
猜之中則勝否則負若使妾猜君當無贏時遂如其言
通夕爲樂既而將寢曰昨宵衾褥濡冷令人不可耐遂
喚嫫襞被來展布榻間綺縠香軟頃之緩帶交偎口脂
游射眞不數漢家溫柔鄉也自此遂以爲常後半年魏
歸家適月夜與妻話窗間忽見女郎華妝坐牆頭以手
相招魏近就之女援之踰垣而出把手而告曰今與君
別矣請送我數武以表半載綢繆之情魏驚叩其故女
曰姻緣自有定數何待說也語次至村外前嫫挑雙燈

以待竟赴南山登高處乃辭魏言別魏留之不得遂去
魏佇立傍徨遥見雙燈明滅漸遠不可覩怏鬱而反是
夜山頭燈火村人悉望見之

妾擊賊

益都西鄙之貴家某者富有巨金嚢一妾頗麗而冢
室凌折之輒撻楚橫施妾奉事之惟謹某憐之往往私語
慰撫妾殊未嘗有怨言一夜數十人踰牆入撞其屋扉
幾壞某與妻惶遽妾魄搖戰不知所爲妾起悄無聲息
暗摸屋中得挑水木杖一枝關遽出羣賊亂如蓬蒜妾
舞杖動風鳴鉤攣擊四五人仆地賊盡靡駭愕亂奔牆
急不得上傾跌啷啷亡魂失命妾拄杖於地顧笑曰此
等物事不直下手捕打得去學作賊我不汝殺殺嫌辱
我悉縱之逸去某大驚問何自能爾則妾笑故槍棒師
妾嘉傳其術若不嘗自人敵也妻尤駭其悔向之迷於
物色由是善顏視妾終無纖毫失禮鄉婦或謂妾娘
擊賊若豚犬顧余輩何偏首受撻楚妾曰是吾分耳他何
敢言聞者益賢之

異史氏曰身懷絕技居數年而人莫之知而卒之捍患

御災化鷹爲鴟嗚呼射雉既獲內人展笑握槃方勝貴
主同車拮之名可以已也如是夫

提狐射鬼

李公著明能寧令襟卓先生公子也爲人豪爽無餒卻
爲新城王季良先生家多樓閣往往覩怪異
公常暑月寄宿愛閣上晚涼戒告之異公笑不聽固命
設榻主人如請囑僕輩伴公寢公獨領生平不
解怪主人乃使炷息香於爐請往伺此始退爐覆扉而
去公即枕移時於月色中見几上茗甌徊側旋轉不墮
亦不休公咄之鏗然立止若有人拔香炷炫搖空際縱
橫作花繚公起叱曰何物鬼魅敢爾裸裼下榻欲就捉
之以足覓牀下僅得一履不暇冥搜亦足撾搖處灶頓
插爐竟寂無兆公俯身遍摸暗隙忽一物鷹擊頰上覺
似履伏索之亦殊不得乃啟窗下樓呼從人燃火以燭
室無一物乃復就寢既明使數人搜樓翻廂倒榻不知
所在主人爲公易屨越日偶一仰首見一履夾寒椽間
挑撥而下則公履也公益都人僑居於淄之孫氏第第
蓁濶皆蕭閒曠公僅居其半南院臨高閣止隔一堵時

見閣扉自啟閉公亦不置念倘與家人語於庭閣門開
忽有一小人面北而坐身不盈三尺綠袍白襪衆指顧
之亦不動公曰此狐也急取弓矢對閣欲射小人見之
嘻嘻作揶揄聲遂不復見公提刀登閣且罵且搜竟無
所覩乃返巢遂絕公居數年安妥無恙公長公友三爲
余媳家其所目覩
異史氏曰予生也晚未得奉公杖履然聞之父老大約
慷慨剛毅丈夫也觀此二事大概可視沿然中存鬼狐
何爲乎哉

鬼作筵

杜秀才九畹內人病會重陽爲友人招作菜黃會早與
盥已告妻所往冠服欲出忽見妻昏憒絮絮若與人言
杜異之就問臥榻妻齁鼾呼之家人心知其異時杜有
母柩未殯疑其靈爽所憑杜視曰得勿吾母耶妻罵曰
畜產何不識爾父杜曰既爲吾父何乃歸家與兒婦妻
呼小字曰我尚爲兒婦來何反怨恨兒婦應即死有四
人來勾致首者張懷玉我萬端哀乞而能得免遂我許
小饅送便宜付之杜如言於門外焚錢紙妻又言曰四

人去矣彼不忍違吾而日三日後當治具酬之爾母老
龍鍾不能料理中饋及期尚煩見婦一往杜曰幽明殊
途安能代庖望汝恕宥婁曰見勿懼去去即復返此爲
渠事當妨憚勞言已即寂然良久乃遣杜問所言茫不
記憶但曰適見四人來欲捉我去幸阿翁哀請且解囊
賂之始去我見阿翁鏹襆尚餘二鋌欲竊取一鋌來作
餬口計翁寤見叱曰爾欲何爲此物豈爾所可用耶我
乃斂手未敢動杜以婁病革疑信未半越三日方笑語
間忽瞪目久之語以爾婦棊會襄見吾門金便生覬覦
然大要以貧故亦不足怪將以婦去爲我敦宅務勿慮
也言甫畢杳然竟絕約半日許始醒告杜曰適阿翁呼
我去謂曰不用爾操作我烹調自有人祇須堅坐指揮
足矣我冥中喜興滿諸物饌都覆器外切宜記之我諾
至廚下見二婦操刀砧於中俱紺幀面綠綠之呼我以
嫂每盛炙於簋必請覘視襄四人都在筵中進饌既畢
酒具已列器中翁乃命我還杜大愕異每語同人

閻羅

萊蕪秀才李中之性直諒不阿每數日輒死去僵然如

尸三四日始醒或問所見則隱秘不洩時邑有張生者亦數日一返語人曰李中之閻羅也余至陰司亦其屬曹其門嚴對聯俱能述之或問李昨赴陰司何事張曰不能具述惟提勘曹操笞二十

異史氏曰阿瞞一案想更數十閻羅矣畜道劍山種種具在宜得何罪不勞搥取乃數千年不決何耶豈以臨刑之囚快於速割故使之求死不得耶異已

王漁洋云中州有生而為河神者曰黃大王鬼神以生人為之此理不可曉

寒月芙渠

濟南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冬夏惟著一單衲衣繫黃縧別無襆被每用半梳櫛髮即以齒銜髻際如冠狀日赤腳行市上夜臥街頭離身數尺外冰雪盡銷初來輒對人作幻劇市人爭貽之有井曲無賴子遺以酒求傳其術弗許遇道人浴於河津蠟拖其衣以脅之道人揖曰請以賜還當不吝術無賴者恐其給囫不肯釋道人曰果不相授即然道人默不與語俄見黃縧化為蛇圍可數握繞其首六七匝怒目昂首吐舌

相向某大愕長跪乞命道人乃竟取縧繩竟非蛇另有一蛇蜿蜒入城去由是道人之名益著縉紳家聞其異招與遊從此往來鄉先生門司道俱耳其名每宴集輒以道人從一日道人請於水面亭報諸憲之飲至期各於案頭得道人速客函亦不知所由至諸客赴宴所道人徧偻出迎既入則空亭寂然榻几未設咸疑其妄道人顧官宰曰貧道無僮僕煩借諸扈從少代奔走官宰共諾之道人於壁上繪雙扉以手撾之內有應門者振管而起共趨觀望則皃憧憧者往來其

中屏幔牀几亦復都有即有人一一傳送門外道人命吏胥輩接列亭中日暮勿與內人交語兩相授受惟顧而笑頃刻陳設滿亭窮極奢麗既而旨酒散馥熱炙騰薰皆自壁中傳遞而出座客無不駭異亭故背湖水每六月時荷花數十頃一望無際宴時方凌冬窗外芒芒惟有烟綠一官偶歎曰此日佳景可惜無蓮花點綴衆俱唯唯少頃一青衣吏奔白荷葉滿塘矣一座盡驚推窗眺矚果見瀰望青蓋間以黃蕾轉瞬間萬枝千朵一齊都開朔風吹來荷香沁腦羣以爲異遣吏入蕩舟采

蓮遙見吏人入花深處少間返棹白手來見官詰之吏曰小人乘舟去見花在遠際漸至北岸又轉遙遙在南蕩中道人笑曰此幻夢之容花耳無何酒闌荷亦凋謝北風驟起摧折荷蓋無復存矣濟東觀察公甚悅之攜歸署日與狎玩一日公與客飲公故有家傳良醞每以一斗爲率不官共浪飲是日客飲而甘之固索傾釀公堅以既盡爲辭道人笑謂客曰君必欲滿老饕索之貧道而可客請之道人以壺入袖中少頃出遍斟坐上與公所存更無殊別盡懽始罷公疑焉入視酒觀則封固宛然而容無物矣心竊愧怒執以爲妖笞之杖纔加公覺股暴痛再加臀肉欲裂道人雖聲嘶堵下觀察已血殷坐上乃止不笞逐令去道人遂離濟不知所往後有人遇於金陵衣裘如故問之笑不語

陽武侯

陽武侯薛公祿薛家島人父薛公最貧牧牛鄉先生家先生有荒田公牧其處輒見蛇鬼鬬草菜中以爲異因請於主人爲宅兆搆茅而居後數年太夫人臨葬值雨驟至適二指揮使奉命稽海由其途避雨戶中見舍上

鴉鵲羣集競以口爭竟遍處與之既而翁出指揮問適何作因以產告又詢所產曰男也指揮又益瞶曰是必極貴不然何以得我兩指揮護守門戶也咨嗟而去俟既長壻面垂鼻瘤殊不聰頴爲中辭姓故隸軍籍是年應翁家出丁口戍遼陽翁長子深以爲憂時候十八歲人以大慈生無與爲婚忽自謂兒曰大哥啾啷得母以遣戍無人耶曰然笑曰若官以婢子妻我當任此役兒喜即配婢候遂攜室赴戍所行方數十里暴雨忽集遂中有危崖夫婦奔避其下少間雨止始復行纔及數

武岸石崩墮居人遥望兩虎躍出逼附兩人而沒候自此勇健非常丰采頓異後以軍功封陽武侯世爵至啟禎間襲侯某公薨無子止有遺腹因暫以旁支代凡世家輩進御者有娠即以上聞官遣媪伴守之既産乃已年餘夫人生女産後腹猶震動凡十五年更數媪又生男應以嫡派賜爵旁支讓之以爲非辭産官收諸媪械詰百端皆無異言爵乃定

酒狂

繆永定江西撫貢生素酣於酒歲常皆畏避之偶適族

叔家繆爲人滑稽善謔客與悅之遂共酣飲繆醉使酒罵座忤客客怒一座大譁叔以身左右排解繆謂左袒客又益遷怒叔無計奔告其家家人來扶掖以歸纔置牀上四肢盡厥撫之奄然氣盡繆死有阜帽人絷去移時至一府署縲碧爲冤世間無其壯麗至墀下似欲伺見官宰自思我罪伊何當是客訟闕殿回顧阜帽人怒目如牛不敢問然自度貢生與人角口或無大罪忽堂上一吏宣言使訟獄者襆日早俟於是堂下人紛紛籍籍如鳥獸散繆亦隨阜帽人由東無歸著縮首立肆廡下阜帽人怒曰顛酒無賴子日將暮各去尋眠食爾何往繆戰慄曰我且不知何事並未告家人故毫無資斧庸將焉歸阜帽人曰顛酒賊若酷自唱便有用度再支吾老拳砰顛骨子繆垂首不敢聲忽一人自戶內出見繆詫異曰爾何來繆視之則其母舅賈氏死已數載繆見之始恍然憶其已死心益悲懼向舅涕零曰阿舅救我賈顧阜帽人曰東盧非他屬臨冀舍二人乃入賈重揖阜帽人且囑善服餓頃由酒食間坐相飲賈問舍甥何事遂煩幻致阜帽人曰大王爲諸浮羅君遇令

甥顛詈使我捽得來賈問見王未曰浮羅君會花子案
駕未歸又問阿甥將得何罪荅言未可知也然大王頗
怒此等輩繆在側聞二人言簽辣汗下盃箸不能舉無
何阜帽人起謝曰吻盛酌已徑醉矣即以令甥相付託
駕暫再容登訪乃去賈謂繆曰甥別無兄弟父母愛如
掌上珠常不忍一訶十六七歲時三盃後喃喃尋人疵
小不合輒撾門裸罵猶謂稺齒不意別十餘年甥了不
長進今且奈何繆伏地哭惟言悔無及賈曳之曰勇在
此業酤頗有小聲望必合極力適飲者乃東靈使者勇

常飲之酒與男頗相善大王日萬幾亦未必便能記憶
我委曲與言免以私意釋甥去或可允從即又轉念曰
此事擔負頗重非千萬不能了也繆謝鋭然自任諸之
繆即就舅氏宿次日阜帽人早來覘望賈語間語移時
來謂繆曰諧矣少頃即復來我先罄所有用壓契餘待
甥歸從容湊致之繆喜曰共得幾何曰十萬曰甥何處
得如許貲曰只金幣錢紙百提足矣繆喜曰此易辦耳
待將停午阜帽人不至繆欲出市上少遊囑賈囑勿遠
蕩諾而出見街里貿販一如人間至一所棘垣峻絕似

是閒閒對門一酒肆紛紛者往來頗夥肆外一帶長溪黑潦湧動黃泥深淺方訝是寇探問肆內一人呼曰繆君何來繆急視之則鄰村翁生故十年前文字交趨出握手慟哭各述契闊繆慶幸中又深悲慘各半即就肆內小酌各道契闊繆慶幸中又逢故知傾懷盡醺酣醉頓忘其死舊態復作漸絮絮瑣瑣翁曰數載不見復爾耶繆素厭人道其酒德聞翁言益憤擊桌頓罵翁睨之拂袖竟出繆追至溪頭捽翁帽翁怒曰是真妄人乃推繆顛墮溪中溪水殊不甚深而水中利刃如麻刺穿脇踵堅難動搖痛徹骨腦黑水半雜泥穢隨吸入喉更不可過岸上人覩笑如堵亟無一引援者時方危急賈忽至望見大驚提携以歸曰子不可爲也死猶非惟不足復爲人謀仍從東廬受斧鑽繆大懼泣言知罪矣賈乃曰適東廬至候汝爲芬汝乃飲蕩不歸渠忙迫不能待我已立芬付千緡令去餘者以旬盡爲期子歸宜急措置夜於村外曠莽中呼員名焚之此願可結也繆悉應之乃促之行送之郊外又囑曰必勿食言累我乃示途令歸時繆已倡队三日家人謂其醉死而鼻氣隱隱如懸絲是日蘇大噩噩山黑瀋

數斗臭不可聞吐已汗溼衲衣身始凉爽告家人以異旋覺刺處痛甚隔夜成瘡猶幸不大潰腐十日漸能杖行家人共乞償冥負繆計所費非數金不能辦頗生吝惜曰曩或醉夢之幻境耳縱其不然伊以私釋我何敢復使冥主知家人勒之不聽然心惕惕然不敢復縱飲里黨咸喜其進德荊稍與共酌年餘冥報漸恙志漸肆故狀亦漸萌一日飲於子姓之家又罵主人座主人撲斥出閽戶遥去繆噪踰時其子方知將扶而歸入室面壁長跪自投無數曰便償爾負言已仆地視之氣已絕

武技

李超字魁吾淄之西鄙人豪爽好施僧一僧來托鉢李飽啗之僧甚感荷乃曰吾少林出也有薄技請以相授李喜館之客舍豐其給且夕從學三月藝頗精意得甚僧問汝益乎曰益矣師所能者我已盡能之僧笑命李試其技李乃解衣踊手如猿飛如鳥落騰躍移時翛翛然驕人而立僧又笑曰可矣子既盡吾能請一角低昂李忻然即各交臂作勢旋面支撐格拒步時時踏僧堰

僧忽一腳飛擲李已仰跌丈餘僧撫掌曰子尚未盡吾能也李以掌致地慚汗請教又數日僧辭去李由此以武名遊遊南北罔有其對偶適歷下見一少年尼僧弄藝於場觀者填溢尼告衆客曰顛倒一身殊大冷落有好事者不妨下場一撲爲戲如是三言衆相顧迄無應者李在側不覺技癢意氣而進尼便笑與合掌纔一交手尼便呵止曰此少林宗派也即問尊師何人李初不言固詰之乃以僧告尼拱手曰憨和尚汝師耶若爾不必較手足願拜下風李請之再四尼不可衆慫恿之尼乃曰既是憨師弟子同是箇中人無妨一戲但相會意可耳李諾之然以其女郎故易之又少年喜勝思欲敗之以要一日之名方頡頏間尼即遽止李問其故但笑不言李以爲快固請再角尼乃起少間李騰一踝去尼駢五指下劄其股李覺膝下如中刀斧蹶仆不能起尼笑謝曰孟浪進客幸勿罪李舁歸月餘始愈後年餘僧復來爲述往事僧驚曰汝太歯莽慈他何爲幸先以我名告之不然股已斷矣

王漁洋先生云此尼亦殊跡詭異不可測　又云

拳勇之技少林爲外家武當張三峰爲內家三峰之
後有闕中人王宗傳濕州陳州同州同明嘉靖間
人故今兩家之傳盛於浙東順治中王來咸字征南
其最著者靳人也雨窗無事讀李超事始末因識於
後漁洋書　征南之徒又有僧耳僧尾者皆僧也

雛鶺

王汾濱言其鄉有養八哥者教以語言甚狎習出游必
與之俱相將數年矣一日將過絳州去家尚遠而資斧
已罄其人愁苦無策鳥云何不售我送我王邸當得善
價不愁歸路無貲也其人云我安忍鳥言不妨主人得
價疾行待我城西二十里大樹下其人從之攜至城相
問荅觀者漸衆有中貴見之聞諸王王召入欲買之其
人曰小人相依爲命不願賣王問鳥汝願住否荅言願
住王喜鳥又言給價十金勿多予王益喜立界十金其
人故作懊恨狀而出王與鳥語應對便捷呼肉啖之食
已鳥曰臣要浴王命金盆貯水開籠令浴浴已飛簷間
梳翎抖羽尚與王喋喋不休頃之羽燥翩躚而起振吾
聲曰臣去呼顧盼已失所在王及內侍仰面咨嗟無覓

其人則已渺矣後有往秦中者見其人攜鳥在西安市上畢載積先生記

王漁洋云可與鸚鵡秦吉了同傳

商三官

故諸葛城有商士禹者士人也以醉詬忤邑豪豪嗾家奴亂捶之昇歸而斃禹二子長曰臣次曰禮一女曰三官年十六出閤有期以父故不果兩兄訟經歲不得結塔家遣人參毋請從權畢姻事毋將許之女進曰爲有父尸未寒而行吉禮被獨無父母乎增家聞之慚而止無何兩兄訟不得直孀婦孤兒屈歸舉家悲憤兄弟謀面父尸張再訟之本三官曰人被殺而不理時事可知矣天將爲汝兄弟專生一閻羅包老耶骸骨暴露於心何忍矣二兄服其言乃葬父葬已三官夜遁不知所往母慚怍唯恐婿家聞不敢告族黨但嗚咽二子冥冥俱察之幾半歲音不可聽會豪誕辰招優爲歲優入孫淳揭二弟子往執役其一李玉貌韻秀如好女呼令歌辭以不稔強之所度曲半雜兒女俚諺合座爲之軟掌孫大慚白主人此子

從學未久祇解行觴耳孝勿畀責酌命行酒玉往來給
奉善覷主人意向豪悅之酒闌人散留與同寢玉代豪
拂榻解履殷勤周至醉語狎之但有展笑豪益惑之盡
遣諸僕去獨留玉玉俟諸僕出關扉下鍵焉諸僕就別
室飲移時聞廳事中格鬬有聲一僕往覘之見室內寞
黑寂不聞聲行將旋踵忽有響聲甚厲如懸重物而斷
其索呼聚排閤入則主人身首兩斷
玉自經床繩絕墮地上梁間頸際殘繩儼然衆大駭傳
告內閫羣集莫解衆移屍於庭覽其襪履虛若無足

解之則素舄如鉤蓋女子也益駭呼孫淳研詰之淳駭
極不知所對但云下月前投作弟子願從壽主人實不
知所自來以其服凶疑其商家刺客暫以二人邏守之
女貌如玉撫之肢體溫輭二人竊謀淫之二人抱尸轉
側方將緩其結束忽腦如物擊白血暴注頃刻已死其
一大驚告衆衆敬若神明焉且以告郡郡官聞臣及禮
並言不知但妹亡夫已半載矣俾往驗視果三官官奇
之判二兒領葬勑豪家勿讎
異史氏曰家有女豫讓而不知則兒之爲丈夫者可知

矣然三官之爲人卽蕭蕭易水亦將羞而不流況碌碌與世沉浮者耶願天下閒中人買絲繡之其功德當不減於奉壯繆也

王漁洋云麗娥謝小娥得此鼎足矣

西僧

西僧自西域來一赴五臺一卓錫泰山其服色言貌俱與中國殊異自言歷火燄山山童童氣熏騰若爐竈凡行於雨後心凝目注輕跡步履之候蹴山石則飛燄騰灼焉又經流沙河河中有水晶山削壁插天際四面瑩澈似無所隔又有隘可容車二龍交角對口把守之過者先拜龍龍許過則口角自開龍色白鱗甲皆如晶然僧言途中歷十八寒暑矣離西域者十有二人至中國僅存其二西土傳中國名山四一泰山一華山一五臺一落伽也相傳山上徧地皆黃金觀音文殊猶生能至其處則身便是佛長生不死聽其所言狀亦猶世人之慕西土也倘有西游人與東渡者中途相值各述所有當必相視大笑兩免跋涉矣

混鬼

余鄉唐太史濟武數歲時有表親某相稱戲寺中太史
童年畜落膽氣最豪見應中泥鬼睜瑠璃眼甚光而巨
愛之陰以指抉取懷之而歸既抵家某暴病不語移時
忽起厲聲曰何故抉我睛譟叫不休衆莫之知太史始
言所作家人乃祝曰童子無知戲傷尊目行奉還也乃
大言曰如此我便當去言訖仆地遂絕良久而甦問其
所言茫不自覺乃送睛仿佛鬼眶中
異史氏曰登堂索睛士偶何其靈也顧太史抉睛而何
以遷怒於同遊蓋以玉堂之貴而且至性觥觥觀其上

書北關拂神廟山神且懼之而況鬼乎

夢別

王春李先生之祖與先叔祖玉田公交最善一夜夢公
至其家黯然相語問何來曰僕將長往故與君別耳問
何之曰遠矣遂出送至谷中見石壁有裂縫便拱手作
別以背向鏌逶迤倒走入呼之不應因而驚覺及明以
告太公敬一且使備弔具曰玉田公捐舍矣太公請先
探之信而後弔之不聽竟以素服往至門則提旛挂矣
嗚呼古人於友其死生相信如此喪與待戶卿而行豈

妾哉

蘇仙

高公明圖知郴州時有民女蘇氏浣衣於河河有巨石女踞其上有蒼一縷絲潛可愛浮水漾動遶石三匝女視之心動既歸而娠腹漸大母私詰之女以情告母不能解數月竟舉一子欲賓隘巷女不忍也藏諸櫝而養之遂矢志不嫁以明其不二也然不夫而孕終以爲羞兒至七歲未嘗出以見人兒忽謂母曰兒漸長幽禁何可長也去之不爲母累問所之曰我非人種行將騰得昂霄耳母泣詢歸期答曰待母屬續兒始來去後倘有所需可啟藏兒櫝索之必能如願言已拜母徑去出而望之已杳矣女告母大奇之女堅守舊志與母相依而家益落僱鍊晨炊仰屋無計忽憶兒言往啟櫝果得米賴以舉火由是有求輒應踰三年母病卒一切葬具皆取給於櫝既葬女獨居三十年未嘗窺戶一日隣婦乞火者見其几坐若閒語移時始去居無何忽見彩雲繞女舍亭亭如蓋中有一人盛服容審視則蘇女也迴翔久之漸高不見鄰人共疑之窺諸其室見女靚粧凝

坐氣則已絕衆以其無師議爲殯殮忽一少年入弔姿
俊偉向衆中謝鄰人向亦竊知女有子故不之疑少年
出金葬母植二桃於墓乃別而去數步之外足下雲生
不可復見後桃結實甘美居人間之蘇仙桃樹年年華
茂更不衰朽官是地者每揭貲以饋親友

單道士

韓公子邑世家有單道士下作劇公子愛其術以爲座
上客單日與入行坐輒忽不見公子欲傳其法單不肯
公子固懇之單曰我非怯吾術惡壞吾道也所傳而君
子則可不然有借此以行竊者矣公子固無慮此然或
出見美麗而悅隱身入閨闥是濟惡而宣淫也不敢
從命公子不能强而心怒之陰與僕輩謀撻辱之恐其
遁匿因以細灰布麥場上思左道能隱形而履處必有
印迹可隨印處急擊之於是滿庭灑灰使人執牛鞭立撻
之單忽不見灰上果有履迹左右亂擊頃刻已迷公子
歸單亦至謂諸僕曰音不可復居向勞賤役今且別當
有以報袖中出白酒一盛交探得者一簋重陳凡十餘探案上已復探凡十餘探案上已滿遂邀衆飲俱醉一一仍內

袖中韓聞其異使復作劇置於壁上書一城門頓闢因將橐衣簇物悉擲門內乃拱別曰我去矣躍身入城城門遂合道士頓杳後聞在青州市上教兒童畫墨圈於掌逢人戲拋之隨所拋處或面或衣圈輒脫去落甫其上又聞其善房中術能令下部吸燒酒盡一器公子嘗面試之

五殺大夫

河津暢體元字汝玉爲諸生時夢人呼爲五殺大夫喜爲佳兆及遇流寇之亂盡剝其衣閉置空室時冬月寒甚暗中摸索得數皮囊體僅不至死質明視之恰符五數啞然自笑神之戲已也後以明經授雒南知縣

黑獸

閻李太公敬一言某公在潘陽宴集日暮俯瞰山下有虎銜物來以爪穴地瘞之而去使人探所瘞得死鹿乃取鹿而虛掩其穴少間虎導一黑獸至毛長數寸虎前驅若邀賓客既至穴獸眈眈蹲伺虎探穴失鹿戰伏不敢少動獸怒其誑以爪擊虎額虎亡鹿獸亦遁去異史氏曰獸不知何名然聞其形殊不大於虎而何延

頸受死懼之如此其甚哉凡物各有所制理不可解如
獺最畏猱遙見之則百十成羣羅而跪無敢遁者凝睛
定息聽猱至以爪徧搔其肥瘠肥者則以片石誌顛頂
獺藏石而伏慄若木雞惟恐墮落猱搔誌已乃次第按
石取食餘始闚散余嘗謂貪吏似猱亦且搔民之肥瘠
而志之而裂食之而民之戢耳聽食莫敢喘息蚩蚩之
情亦猶是也可哀也夫

鄧都御史

鄧都縣外有洞深不可測相傳閻羅天子署其中一切
獄具皆備人工桎梏朽敗輒擲洞口邑宰即備新者易
之經宿失所在供應度支載之經制明有御史行臺華
公按及鄧都聞其說不以爲信欲入洞以決其惑人輒
言不可公弗聽秉燭而入以工役從深抵里許燭暴滅
視之階道洞即有廣殿十餘間列坐尊官袍笏儼然惟
東首空一坐尊官見公至降階而迎笑問曰重矣乎別
來無恙否公問此何處所尊官曰此冥府也公愕然告
退尊官指虛坐曰此爲君坐那可復還公益懼固請寬
宥尊官曰定數何可逃也遂撿一卷示公上注云某月

日某以肉身歸陰公覽之戰慄如濯冰水念母老子幼
泫然涕流俄有金甲神人捧黃帛書至羣拜舞啟讀已
乃賀公曰君有回陽之機矣公喜致問曰適接帝詔大
赦幽冥可爲君委折原例耳乃示公途而出數武之外
冥黑如漆不辨行路公甚窘苦忽一神將軒然而入赤
面長鬚光射數尺公迎拜而哀之神人曰誦佛經可出
言已而去公自計經咒多不記憶惟金剛經頗會習之
遂乃合掌而誦頓覺一線光明映照前路忽有遺忘之
句則眼前頓黑定想移時復誦復明乃始得出其二從

人則不可問矣
王漁洋云閻羅天子廟在酆都南門外平都山上旁
即王方平洞亦無他異但山半有九蟒御史廟神甚
猙惡亦荒唐

大人

長山李孝廉質君言青州途中遇六七人語音類燕審
視兩頰俱有癜大如錢異之因問何病之因客自述舊
歲客雲南日暮失道入大山中絕壑巉巖不可得出谷
中有大樹一章條數尺綿綿下垂蔭廣畝餘諸客計無

所之因共繫馬解裝旁樹棲止夜既深虎豹鴟鴞次第
嗥動諸客拟縢相向不能寐忽見一大人來高以丈計
客團伏莫敢息大人至以手攫馬而食六七匹頃刻都
盡既而折樹上長條提人首穿顋如貫魚狀貫訖提行
數步條轟折有聲大人似恐墮落乃屈條之兩端壓以
巨石而去客覺其去遠由佩刀自斷貫條負痛疾走未
數武見大人又導一人俱來客懼伏叢葬中見後來者
更巨至樹下往來巡視似有所求而不得已乃聲咽啾
似巨鳥鳴意甚怒蓋怒大人之紿已也因門掌批其頰

大人傴僂順受無敢少爭俄而俱去諸客始舍皇由荒
竄良久遙見嶺頭有燈大喜趨之至則一男子居石室
中客入環拜兼告所苦男子曳令坐曰此物殊可恨然
我亦不能箝制待爺妹歸商旋計耳客趨問而告以故女子曰
兩虎自外入問客何得至諸客趨問而告以故女子曰
久知兩筒為孽不圖內頑至此當即除之於室中出銅
鎚重三四百觔由門遂逝男子煮虎肉饗客肉未熟女
子已返曰彼見我欲遁追之數十里斷其一指而還因
以指擲地大如腳股焉衆駭極問其姓氏即亦不言少

間肉熟客劍痛不食女以藥傅徧糝之痛頓止既明女子送客至樹下行李俱在各負裝行十餘里經昨夜鬬處女子指示之石窪中殘血尚存盜許由山女子始別而返

柳秀才

明季蝗生青玄間漸集於沂沂合憂之退臥署幕夢一秀才來謁裘冠綠衣狀貌脩偉自言御蝗有策詢之荅云明日西南道上有婦跨碩腹牝驢子蝗神也哀之可免令舁之治具出邑南伺良久果有婦高髻褐帔獨控老蒼衡縰褒北度即熱香捧巵酒迎拜迫左捉驢不令去婦問大夫將何爲令使哀褒匾匾小治幸憫脫蝗口婦曰可恨柳秀才饒吾沒吾磬機當即以其身受不損禾稼可耳乃盡三巵警不復見後蝗爽飛蔽天日然不落禾田但集楊柳過處柳葉都盡方悟秀才柳神也或云是宰官憂民所感誠然哉

王漁洋云柳秀才有大功德於沂沂雖百世祀可也

董公子

青州董尚書可畏家庭森肅內外男女不敢通一語一

日有婢及僕調笑於中門之外爲公子所窺怒叱之各奔而去及夜公子偕僮臥齋中時方盛暑室門洞敞更既深僮聞牀上有聲甚厲方驚醒月影中見前僕提一物出門去以其家人故弗深怪遂復寐忽聞靴聲訇然一偉丈夫赤面長髯似壽亭侯像提一人頭入僮懼蛇行入牀下但聞牀上支支格格如振衣如摩腹移時始罷靴聲又響乃去僮伸頸漸出見檐上有曉色以手捫牀上著衣粘濕嗅之血腥大呼公子公子方醒告而火之血盈枕席大駭不得其故忽有官役叩門公子出見之役愕然但言怪事詰之告曰適衙前一人神色迷罔大聲自言曰我殺主人矣衆見其衣有血汚執而白之官審知爲公子家人彼言已殺公子埋資於關廟之側往驗之穴土猶新而首則無之公子駭異趨赴公庭其人即前狎婢者也因述其嘱官甚惶惑重責而釋之公子不欲結怨於小人以前婢配之令去積數日其鄰堵者夜聞僕房中一聲震響皆前劈益楚呼之不應排閘入視見夫婦及寢牀皆截然斷而爲兩木肉上俱有削痕似一刀所斷者關公之靈跡最多蓋未有奇於此者

也

冷生

平城冷生少最鈍年二十餘未能通一經後忽有狐來與之燕處每聞其終夜誦即兄弟詰之亦不肯泄一字如是多日忽得狂易病每爲文時得題則閉門枯坐少時譁然大笑往窺之則手不停草而一藝成矣既而脫稿又思竭如是年入洋明年食餼每逢場作笑譽徹堂壁由此笑生之名大譟幸學使退休不聞後值某學使規矩嚴肅終日危坐堂上忽聞笑聲慈執之將以加責

執事官代白其頗學使怒稍息釋之而黜其名從此佯狂詩酒著有顛草四卷超拔可誦

異史氏曰閉門一笑與佛家頓悟時何殊哉大笑成文亦一快事何至以此褫革如此主司實非悠悠

昔學師孫景夏先生往訪友人至其窗外不聞人語但聞笑聲噭然頃刻數作意其與人戲耳入視則居之獨也怪之始大笑曰適無事默溫笑談耳邑宮生者家畜一驢性蹇劣每途逢徒行之客拱手謝曰適忙遽不遑下驢勿罪言未已驢已蹶然伏道上屢試

不爽宮大慚恨因與妻謀使僞作客自乃跨驢而周於庭向妻拱手作遇客語驢果伏便以利錐毒刺之適有友人相訪方欲款關聞宮言於內曰不遑下驢勿罪少頃又言之因大怪異叩扉而問其故以實告相與捧腹此二則可附冷生之笑以傳矣

狐懲淫

某生者賦新第常患狐凡一切服物多爲所毀又時以塵土置湯餌中一日有友過訪值生他適至暮不歸生妻備饌具供客已而偕婢啜食餘餌生素不羈好蓄媚藥不知何時狐以藥置粥中婦食之覺有腦麝氣問婢婢答不知食訖覺慾火熾上熾不可暫忍强自遏抑燥渴愈急等思家中無可奔者獨有客在遂往叩齋客問其誰實告之問何作不答客漸曰我與若夫道義交不敢爲此賤行婦尚流連客叱曰某見文章品行被汝喪盡矣隔窗唾之婦大慚乃退因自念我何爲若此終憶腕中香得毋媚藥耶檢包中藥果狐簪滿架盡擲中皆是也稔知冷水可解因就飲之頃刻心下清醒愧赧無以自容輾轉既久更漏已殘慮天曉無以見人乃解帶

自經婢覺救之氣已漸絕辰後始有微息客夜間已遁
生晡後方歸見妻臥間之不言但含淸淚婢以狀告大
驚苦詰之妻遣婢去始以實陳生數曰此我之淫報也
於卑何尤幸有良友不然何以爲人遂從此痛飭往行
狐亦遂絕

黑吏氏曰居家者相戒勿蓄砒鴆從無有成不蓄媚藥
者亦猶之人畏兵刃而猶牀第也寧知其毒有甚於砒
鴆者哉顧蓄之不過以媚內耳乃至見嫉於鬼神況人
之縱淫有過於蓄藥者乎

某生赴試自郡中歸日已暮擔有蓮實菱藕入屋並
置几上又有藤津僮器一事水浸盆中諸鄰人以其
新歸攜酒登堂生倉猝置牀下面出令內子經營供
饌與客薄飲飲已入內急燭牀下盆水已空問婦婦
曰適與菱藕並出供客何尚詩也生回憶有中有黑
條雜錯墜座不知何物乃失笑曰癡婆子此何物事
可供客耶婦亦疑曰我方怨子不言烹法其狀可醜
又不知何名只得糊塗纔切耳生乃告之相與大笑
今某生貴矣相狎者猶以爲戲

山市

奐山山市邑八景之一也然數年恒不一見孫公子禹年與同人飲樓上忽見山頭有孤塔聳起高插青冥相顧驚疑念近中無此禪院無何見宮殿數十所碧瓦飛甍始悟爲山市未幾高垣睥睨連亘六七里居然城郭矣中有樓若者堂若者坊若者歷歷在目以億萬計忽大風起塵氣莽然城市依稀而已既而嵐定天淸一切烏有惟危樓一座直接霄漢樓五架窗扉皆洞開一行有五點明處樓外天也層層指數樓愈高則明漸少數至八層裁如星點又其上則黯然縹緲不可計其層次矣而樓上人往來層層或凭或立不一狀踰時樓漸低可見其頂又漸如常樓又漸如高舍倏然如拳如豆遂不可見又聞有早行者見山上人煙市肆與世無別故又名鬼市云

孫生

余鄉孫生者娶故家女幸氏初入門爲窮袴多甚帶渾身糾纏甚密拒男子不與共榻頭常設錐鑿之器以自衝孫屢被刺刻因就別榻眠月餘不敢問鼎卽白晝

相逢女未嘗假以言笑同窗共知之私謂孫曰夫人能飲否答云少飲某嚴之曰僕有謫停之法善而可行問何法曰以迷藥入酒給使飲焉則惟君所欲矣孫笑之而陰服其策長詢之醫家敬以酒煮烏頭置案上入夜孫醵別酒獨酌數觥而寢如此三夕妻終不飲一夜孫臥移時覘妻猶寂坐孫故作鼾聲妻乃下欄取酒溫爐上孫竊喜既而滿引一盃又復酌約至半杯許以其餘仍內壺中拂榻遂寢久之無聲而燈煌煌尚未滅也疑其尚醒故大呼錫縈鑼化矣妻不應再呼仍不應自身往視則醉睡如泥啟衾潛入層層斷其縛結妻固覺之不能動亦不能言任其輕薄而去既醒惡之投繯自縊孫夢中聞喘吼聲起而奔視舌已出兩寸許大驚斷索扶榻上踰時始蘇孫自此殊恨厭之夫婦避道而行相逢則各俯其首積四五年不交一語妻或在室中與他嬉笑見夫至色則立變漂如霜雪孫嘗寄宿齋中恒經歲無歸時即彈之歸亦面壁移時默然即挽而已交母甚憂之一日有尼在其家見婦頗加聲譽母亦不言但有浩歎尼詰其故具以情告尼曰此易與耳母喜曰倘

能同婦意當不難酬也尼窺室無人耳語曰請賜春宮一幀三日後爲若厭之尼既去母從其教購以待之三日尼果來囑曰此須慎密勿令夫婦知乃翦下圖中人又鍼三枚艾十撮並以素紙包固外繪數畫如蚓狀使母瞰婦出竊取其枕開其縫而投之已而仍合之返歸故處尼乃去至晚母僞了歸笫僞孀知其情竊往伏聽二更將殘聞婦呼孫小字孫不答少間婦復語孫厭氣作惡聲質明母入其室見夫婦面首相背知尼之術誣也呼子於無人處慰諭之孫聞妻名便怒切齒母怒罵之不顧而去越日尼來告之母效尼大疑媪因述所聽尼笑曰前言婦憎夫故偏厭之今婦意已轉所未轉者男耳請作兩制之法必有驗母從之索予枕如前緘置訖又呵令歸寢更餘猶聞兩榻上皆有轉側聲時作咳都若不能寐久之聞兩人在一牀上唧唧語但隱約不可辨將曙猶聞歡笑吃吃不絕媪以告母母喜尼厚餽之孫由是琴瑟合好今各三十餘矣生一男兩女十餘年從無口角之事同人私問其故笑曰前此顧影生怒後此聞聲而喜自亦不解其何心也

異史氏曰、移憎而愛德、不亦神哉、然能合人喜者、亦能令人怒、術人之神、正術人之可畏也、先哲云、六婆不入門、有見矣夫

沂水秀才

沂水某秀才、課業山中、夜有二美人入舍、笑不語、各以長袖拂榻、相將坐、衣輭無聲、少間一美人起、以白綾巾展几上、上有草書三四行、亦未審其何辭、一美人置白金錠可三四兩許、秀才擬內袖中、美人取巾握手笑出曰、佟不可耐、秀才捫金則烏有矣、靡人在坐、投以芳澤置不顧、而金是取、是乞兒相也、尚可耐哉、狐子可兒雅態可想

死僧

某道士雲游日暮投止野寺、見僧房扃閉、遂擣蒲團趺坐廊下、夜既靜、聞啟關聲、旋見一僧來、渾身血污、目中若不見道士、道士亦若不見之、僧直入殿登佛座、抱佛頭而笑、久之乃去、及明視室門扃如故、怪之、入村道所見、衆如寺發扃驗之、則僧殺死在地、室中席篋被騰、知爲盜劫、疑鬼笑有因、共驗佛首、見腦後有微痕、刺之、內

藏三十餘金遂用以葬之
異史氏曰諺有之財違於命不虛哉夫人儉嗇封殖以
子所不知誰何之人亦已癡矣況僧並不知誰何之人
而無之哉生不肯葬疮猶顧而笑之財奴之可歎如此
佛云一文將不去惟有業隨身其僧之謂夫

牛飛

邑人某購一牛頗健夜夢牛生兩翼飛去以為不祥疑
有喪失宰市口損價售之以巾裹金纏臂上歸至半途
見有鷹食殘兎近之甚馴遂以巾頭縶股臂之鷹屢擺
撲把捉稍懈帶金騰去某每謂定數不可逃而不知不
疑夢不貪拾遺走者何遽能飛哉

鏡聽

益都鄭氏兄弟皆文學士大鄭早知名父母嘗過愛之
又因子誰及其婦二鄭落拓不甚為父母所權遂惡次
婦至不齒禮冷暖相形頗存芥蒂次婦每謂二鄭等男
子耳何遂不能為妻子爭氣遂攘弗與同宿於是二鄭
感憤勤心銳思亦遂知名父母稍稍優顧之然終殺於
兄次婦望夫墓切是歲大比竊於除夜以鏡聽卜有二

人初起相推爲戲六汝也涼涼去婦歸午固不可解亦
置之閣後見幼昔盛時氣猶盛兩婦在廚下炊飯餉
耕其熱正苦忽有報騎從門報大鄭捷母入廚與大婦
曰大男中式矣汝可涼涼去次婦忽憬汝且炊俄又有
報二鄭捷者次婦方攤餅杖而起曰僕也涼涼去此時
中情所激不覺出之於口既而思之始知鏡聽之驗也
異史氏曰貧窮則父母不子有以哉庭幃之中固非憤
激之地然二鄭婦激發男兒亦與怨望無厭者殊不同
科投杖而起真千古之快事也

牛痴

陳華封蒙山人以盛暑煩熱枕藉野樹下忽一人奔波
而來首著閘領挾趨樹陰據石爲座扉扇不停汗下如
流溽陳起坐笑曰若除閘領不扇可涼客曰脫之易再
著難也就與倾談顏極蘧蘧既而曰此時無他想但得
冰浸艮酒一道冷芳度下十二重樓暑氣可消一牛陳
笑云此願易遂僕當爲君償之因握手曰寒舍伊邇請
即迂步客笑而從之至家出藏酒於石洞其涼震齒客
大悅一舉十觥日已就暮天忽雨於是張燈於室客乃

解除領中相與砌礴語次見峯腦後垂湍燈光疑之無何客酪而眠榻上陳移燈窺窺之見耳後有巨穴廣大數道厚膜間為如櫺櫺外更革重蔽中似空空駭極潛抽警警撥膜覘之有一物狀類小牛隨手飛出破窗而去奮駭不敢復撥方欲轉步而客已醒驚曰子窺見吾鑒矣放牛瘟出將復奈何陳拜請其故客曰今已若此尚復何諱實相告我六畜瘟神耳適所縱者牛瘟恐百里內牛無種矣陳故以養牛為業聞之大恐拜求術解客曰余且不免於罪其何術之能解惟苦參散最效其廣傳此方勿存私念可也言已謝別出門又掬土堆壁龕中曰每用一合亦效拱手即不復見居無何牛果病瘟疫大作陳欲專利秘其方不肯傳惟傳其弟弟試之神驗而陳自剝啖牛殊無效有牛二百蹄躓倒斃殆盡遺老牝牛四五頭亦遂巡就死中心懊惱無所用力忽憶龕中擱丈念未必效姑妄投之經夜牛乃盡起始悟藥之不靈乃神罰其私也後數年牝牛繁育漸復其故

周三

泰安張太華富吏也家有狐擾不可憑遣制罔效陳其

狀於州尹尹亦不能爲力時州之東亦有狐居村民家
入共見之一白髮叟云與居人通弔問一如人世禮自
言行二都呼之胡二爺適有諸生謁尹問道其異尹爲
吏策使往問叟時束村人有作隸者吏訪之果不誣便
與俱往即隸家設筵招胡胡至拱讓酬酢無異常人吏
因告以所求胡言我故悉之但不能爲君劾力僕友人
周三僑居岳廟宜可降伏當代求之吏喜矢卽申謝胡
臨別與吏約明日張筵於岳廟之東吏如其教胡果導
周至周虯髯鐵面服袴褶飲數行向吏曰適胡二爺致
會意事已盡悉但此輩實繁有徒不可善諭難免用武
請卽假館君家微勞所不敢辭吏聞之自念去一狐得
一狐是以暴易暴卽游移不敢卽應周已知之曰得無
相畏耶我非他比且與君有夙緣請勿疑吏諾之周又
囑明日偕家人闔戶坐室中幸勿譁吏既歸悉聽教言
俄聞庭中攻擊劇鬬之聲踰時始定啟關出視血點點
盈階上堦中有小狐首數枚大如椀許焉又視所除舍
則周危坐其中拱手笑曰蒙車託妖類已蕩滅矣自是
館於其家相見如主客焉

劉姓

邑劉姓虎而冠者也徙去淄居沂習氣不除鄉人咸畏惡之有田數畝與苗某連壠苗動輒呼多種桃桃初實子往摘劉怒驅之指爲己有子啼而告諸父父方駭怪劉已詬罵在門且言將訟苗笑慰之怒不可解忿而去時有同邑李翠石作典商於沂劉持狀入城適與之遇以同鄉故相熟問作何幹劉以告李笑曰子聲望衆所共知我素識苗某甚平善何敢占騙將姑反言之珥乃碎其辭紙曳入隸將與調停劉恨恨不已益肆中筆復造狀藏懷中則以必告未幾苗至細陳所以哀李爲之解免言我農人半世不見官長但得罷訟數株桃何敢執爲己有李呼劉出告以退讓之意劉猶指天畫地詛罵不休苗惟和色卑辭無敢少辯既罷踰四五日見其村中人傳劉已死李爲驚歎翼日俛適見杖而來者儼然劉也比至殷殷問訊且請臨顧李邊巡問曰日前忽聞凶訃一何妄也劉不荅但挽入村至其家羅漿酒焉乃言前日之傳非妄也曩出門見二人來提見官府問何事但言不知自思出入衙門數十年非怯見官長

者亦不畏怖從去至公廨見南面者有怒容曰汝即劉某耶罪惡貫盈不自悛悔又以他人之物占爲己有此等橫暴合置鐺鼎一人稽簿曰此人有一善合不死南面者閣簿色稍霽便云暫送他去數十人齊聲呵逐余曰因何事幻我來又因何事遣我去還祈明示吏持簿下指一條示之上記崇禎十三年用錢三百救一人夫妻完聚吏曰非此則今日命當絕宜墮畜生道駭極乃從二人出二人索賄怒告曰不知劉某出入公門二十年專劫人財者何得向老虎討肉喫即二人乃不復言

送至村拱手曰此後不會啜得一掬水二人既去入門遂甦時氣絕已隔日矣李聞而異之因詰其善行頗末初崇禎十三年歲大凶人相食劉時在濟爲主捕隸適見男女哭甚哀問之蒼云夫婦聚纔年餘今歲荒不能兩全故悲耳少時在油肆前復見之似有所爭近詰之肆主馬姓者便云伊夫婦饑將死日向我討麻醬以爲活今又欲賣婦於我我家中已買十餘口矣此何緊要賤則售之否則已耳如此可笑生來纏人男子因言今粟貴如珠自度非三百不足供逃亡之費本欲兩生若

賣妻而不免於死何取焉非敢言直但求作陰隲行之耳劉憐之便問馬由幾何馬言今日婦口止直百許耳劉請勿短其數且願助以半價之貲馬就不可劉少負氣使謂男子被辭瑣不足道我請如數相贈若能逃荒又全夫婦不更佳耶遂發囊與之夫妻泣拜而去劉逃此事李大加獎歎劉自此前行頓改今七旬猶健去年李詣周村遇劉與人爭衆鬨勸不能解李笑呼曰汝又欲訟桃樹耶劉茫然改容兩兩斂手而退

異史氏曰李翠石兄弟皆稱素封然翠石尤醇謹喜爲善未嘗以富自豪抑然誠篤君子也觀其解紛勸善生平可知矣古云爲富不仁吾不知翠石先仁而後富者耶抑先富而後仁者耶

庫官

鄒平張華東公奉旨祭南岳道出江淮間將宿驛亭前驅白驛中有怪異宿之必殺紛紜乘弗聽宵分寇劍而坐俄聞韓聲入則一頭白叟紗黑襴怪而問之叟稽首曰我庫官也爲大人典藏有日矣幸節鉞遙臨下官釋此重負問庫存幾何荅言二萬三千五百金公慮多

金累綴約歸時盤驗吏唯唯而退張至南中餽遺頗豐及還宿驛亭吏復出謁及問庫物曰已撥遣東兵餉矣深詰其前後之乖吏曰人世祿命皆有額數錙銖不能增損大人此行應得之數已得之矣又何求言已竟去張乃計其所獲與所言庫數適相脗合方歎飲啄有定不可以妄求也

金姑夫

會稽有梅姑祠神故馬姓族居東莞未嫁而夫早死遂矢志不醮三旬而卒族人祠之謂之梅姑丙申上虞金生赴試經此入廟徘徊頗涉冥想至夜夢青衣來傳梅姑命招之從去入祠梅姑立候簷下笑曰蒙君寵顧實切依戀不嫌陋拙願以身爲婿得金唯唯梅姑送之曰君且去設座成當相迓耳醒而惡之是夜居人夢梅姑曰上虞金生今爲吾壻宜塑其像詰旦村人語夢悉同族長恐玷其貞以故不從未幾一家俱病大懼爲肖像於左既成金生告妻子曰梅姑迎我矣衣冠而死妻痛恨詣祠指女像穢罵又升座批頰數四乃去今馬氏呼爲金姑夫

異史氏曰不嫁而守不可謂不貞矣爲鬼數百年而始易其操抑何其無恥也大抵貞魂烈魄未必即依於土偶其廟貌有靈驚世而駭俗者皆鬼狐憑之耳

酒蟲

長山劉氏體肥嗜飲每獨酌輒盡一甕貢郭田三百畝輒半種黍面家富豪不以飲爲累也一番僧見之謂其身有異疾劉答言無僧曰君飲常不醉香曰有之曰此酒蟲也劉愕然便求醫療曰易耳問需何藥俱言不須但令於日中俯臥縶手足去首半尺許置長醞一器移時燥渴思飲爲極酒香入鼻饞火大熾而苦不得飲忽覺喉中暴癢哇有物出直墮酒中解縛視之赤肉長三寸許蠕動如游魚目眼悉備劉驚謝酬以金不受但乞其蟲問將何用曰此酒之精巍中貯水入蟲攪之即成佳釀劉使試之果然劉自是惡酒如讎體漸瘦家亦日貧後飲食不能給

異史氏曰日盡一石無損其富不飲一斗適以益貧豈飲啄固有數乎或言蟲是劉之福非劉之病僧愚之以成其術然歟否歟

義犬

潞安某甲父陷獄將死搜括囊蓄得百金將詣郡關說跨騾出則所養黑犬從之呵逐使退既走則又從之鞭逐不返從行數十里某下騎趨路側私焉既乃以石投犬犬始奔去某既行則犬歔然復來齧騾尾足某怒鞭之犬鳴吠不已忽躍在前憤齕騾首似欲阻某去路某以爲不祥益怒回騎馳逐之視犬已遠乃返轡疾馳抵郡已暮及捫腰橐金亡其半涔涔汗下魂魄都失輾轉終夜頓念犬吠有因候關出城細審來迹又自計南北衝衢行人如蟻遺金寧有存理遂巡至下騎所見犬斃草間毛汗溼如洗提耳起視則封金儼然感其義買棺葬之人以爲義犬塚云

晉神

揚州提同知夜夢晉神名之詞色憤怒俯見一人侍神側少爲緩頰曜面惡之早晨晉廟獻作神饗既出見藥肆一人絕肖所見問之知爲醫生既歸暴病特遣人吵之既至出方爲劑暮服之中夜面竒或言關羅與東岳天子日遣使者男女十萬八千衆分布天下作疫醫名

勾魂使者用藥者不可不察也

鷹虎神

郡城東獄廟在南郭大門左石神高丈餘俗名鷹虎神猙獰可畏廟中道士任姓每雞鳴輒起焚誦有偷兒預匿廊間伺道士起潛入寢室搜括財物殺室無長物惟於鷹底得錢三百納腰中援關而去將登千佛山南嶺許時方至山下見一巨丈夫自山上來左臂荅鷹適與相遇近視之面銅青色依稀似廟門中所習見者大恐蹲伏而戰神詫曰盜錢安往倫兒益懼叩不已神揪令還入廟使傾所盜錢跪守之道士課畢回顧駭愕盜歷歷自述道士收其錢而遣之

齕石

新城王欽文太翁家有周人王姓幼入勞山學道久之不火食惟啖松子及白石餌體生毛甚數年念母老歸里漸復火食稻啖石如故向日視之即知石之甘苦酸鹹如啖芋然母死復入山今又十七八年矣

廟鬼

新城諸生王啟後者方伯中宇公象坤曾孫見一婦人

入室貌肥黑不揚笑近坐榻意甚褻王推之不去由此
坐臥輒見之而意堅定終不搖婦怒批其頰有聲而亦
不甚痛婦以帶懸梁上捽與面縊王不覺自投梁下引
頸作縊狀人見其足不履地挺然立容中即亦不能死
自是病顛忽曰彼將與我投河矣皆河狂奔曳之乃止
如此百端日常數作術藥罔效一日忽見有武士綰鎖
而入怒叱曰樸誠者女何敢擾即繫婦項自檐中出纔
至窗外婦不復人形曰電閃曰血赤如盆幢城隍廟門
中有泥鬼四絕類其一焉於是病若失

地震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地大震余適客稷下方與
表兄李篤之對燭飲忽聞有聲如雷自東南來向西北
去衆駭異不解其故俄而几案擺簸酒杯傾覆屋梁椽
柱錯折有聲相顧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趨出見樓
閣房舍仆而復起牆傾屋塌之聲與兒啼女號宣如鼎
沸人駐扈不能立坐地上隨地轉側河水傾潑丈餘雞
鳴犬吠滿城中踰一時許始稍定視街上則男女裸聚
競相告語誰忘其未衣也後聞某處井傾久不可汲某

家樓臺南北易向棲霞山裂沂水陌穴廣數畝此真非常之奇變也

有邑人婦夜起渡瀕回視則狼銜其子婦急與狼爭一緩頰婦奪兒出攜抱中狼蹲不去婦大號鄰人奔集狼乃去婦驚定作喜指天畫地述狼銜兒狀已奪兒狀良久忽悟一身未著寸縷乃奔此與地震時男婦兩忘者同一情狀也人之惶急無謀一何可笑

張老相公

張老相公者晉人適將嫁女携眷至江南舟泊救舟抵金山張老渡江囑家人在舟勿煖簟腥葢江有龍怪聞香輒出壞舟吞行人爲害已久張去家人忘之炙肉舟中忽巨浪覆舟妻女皆沒張剋禪悔恨欲死因登金山謁寺僧詢龍之異將以鑵龍僧聞之駭言昔濟日與習近懼爲禍殃惟神明祭之勿怒時斬牲牢投以牛體則躍吞而去誰復能相鑵張聞輒思得計便招鐵工起爐山半冶赤鐵重百餘斤審知所常伏處便二三健男子以大鉗舉投之龍躍出狀吞而下少時波涌如山頃之浪息則龍死已浮水上矣行旅皆僧龍快之建

張老相公祠肖像其中以爲水神禱之輒應

造畜

厲媚之術不一其道或投藥餌給之食之則人迷悶相從而去俗名曰打絮巳江南謂之扯絮小兒無知輒受其害又有變人爲畜者名曰造畜此術江北猶少河以南輒有之揚州旅店中有一人牽驢五頭暫繫櫪下云我少選即返兼囑勿令飲啜遂去驢暴甚申蹄齧咮主人幸著涼處驢見水奔之遂縱飲之一滾塵化爲姊人怪之詰其所由舌強而不能答乃匿諸室中既而驢

主至驢五羊於院中鶩問驢之所在主人曳客坐便進餐飯且云客姑飲驢即至矣主人出悉飲五羊輒轉指爲童子陰報郡遣役捕獲遂械殺之

快刀

明末濟屬多盜邑各置兵捕得輒殺之盜即盜多有一兵佩刀甚利殺輒導歛一日捕盜十餘名押赴市曹內一盜識兵遂巡告曰聞君刀甚快斬首無二刻求殺我兵曰諾其謹依我勿離也盜從至刑所出刀揮之落然頭落數步之外猶圓轉而大贊曰好快刀

汾州狐

汾州判朱公者居廨多狐公夜坐有女子往來燈下初謂是家人婦未遑顧瞻及舉目竟不相識而容光艷絕心知其狐而愛好之遽呼之來女停履笑曰厲聲加人誰是汝婢纔眼朱笑而起與款密久如夫妻之好忽謂曰君秩將遷別有日矣間何時蒼云目前但賀者在門弔者即在閾不能官也三日遷報果至次日即得太夫人訃音公解任欲與俱旋狐不可送之河上强之登舟女曰君自不知狐不能過河也朱不忍別戀戀河畔女忽出言將一謁故舊移時歸即有客來荅拜女別室與語客去乃來請便登舟妾送君渡朱曰向言不能渡今何以云曰曩所謁非他河神也妾以君故特請之彼限我十日往復故可暫依耳遂同濟至十日果別而去

龍三則

北直界有墮龍入村其行重掘入某紳家其戶僅可容軀塞而入家人盡奔登樓譙譙銃砲轟然龍乃由門外停貯潦水淺不盈尺龍入轉側其中身盡泥塗極力騰

躍尺餘蚶墮泥蟠三日蟲集鱗甲忽大雨霹靂拏空而去

房生與友人登牛山入寺游遍忽緣間一黃鏄墮上盤小蛇細裁如蚓忽旋一周已如帶共驚知爲龍羣趨而下方至山半聞寺中霹靂一聲震動山谷天上黑雲如蓋一巨龍夭矯其中移時始沒

章邱小相公莊有民婦適野值大風塵沙撲面覓一目睞如含麥芒揉之吹之迄不愈啟瞼而審視之睛固無恙但有赤綫蜿蜒於肉分或曰此蟄龍也婦憂懼待死

積三月餘天暴雨忽巨霆一聲毗裂而去婦終無損

江中

王聖俞南游泊舟江心既寢視月明如練未能寐使童僕爲之按摩忽聞舟頂如小兒行踏蘆蓆作響遠自舟尾來漸近艙戶慮爲盜急起問僮僮亦聞之問答間見一人伏舟頂上垂首窺艙內大愕按劍呼諸僕一舟俱醒告以所見或疑錯愕俄響聲又作羣趨四顧渺然無人惟疎星皎月漫漫江波而已衆危坐舟上旋見青火如燈狀突出水面隨水浮游漸近船則火頓滅即有黑

人驟起屹立水上以手攀舟而行衆譟曰必此物也欲射之方關弓則遽伏水中不可見矣問舟人舟人曰此古戰場鬼時出沒其無足怪

戲術二則

有桶戲者桶可容升無底中空亦如俗戲戲人以二席置街上持一升入桶中旋出即有白米滿升傾注席上又取又傾頃刻兩席皆滿然後一一量入畢而舉之猶空桶奇在多也

利津李見田在顏鎮閒游陶場欲市巨甕與陶人爭直不成而去至夜窑中未出者六十餘甕啟視一空陶人大驚疑李踵門求之李謝不去固哀之乃曰我代汝出窑一甕不損在魁星樓下非與如言往視果一一俱在樓在鎮之南山去場三里餘傭工運之三日乃盡

某甲

某甲私其僕婦因殺僕納婦生二子一女閱十九年巨寇破城刼掠一空一少年賊持刀入甲家甲視之酷類死僕自歎曰吾合休矣傾囊賕命迄不顧亦不一言但搜人而殺共殺一家男婦二十七口而去甲頭太顱寇

去少蘇猶能言之三日尋聲鳴呼果報之不爽可畏也哉

衢州三怪

張振仲從戎衢州云衢州夜靜時人莫敢獨行鐘樓上有鬼頭上一角象貌猙獰聞人行聲即下人駭奔鬼亦遂去而見之輒病多死者又城中一塘夜出白布一疋如匹練橫地上過者拾之即捲入水又有鴨鬼夜既定聞鴨聲即病

拆樓人

何罔卿平陰人初令泰中一賣油者有薄罪其言慤何怒杖斃之後仕至銓司家貲富饒建一樓上梁日親賓稱觴爲賀忽見賣油者入陰自駭疑餽報妾生子慨然曰樓工未成拆樓人已至矣人謂其戲而不知其實有所見也後子既長最頑蕩其家備爲人後奔得錢數文輒買香油食之

異史氏曰常見富貴家樓第連亙死之後再過已墟此必有拆樓人降生其家可知也身居人上烏可不早自惕哉

大蝎

明彭將軍宏征寇入蜀至深山中有大禪院云已百年無僧詢之土人則謂寺中有妖入者輒死彭恐伏寇率兵斬茅而入前殿中有金雕奪門飛去中殿無異又進之則佛閣周視亦無所見而入者皆頭痛不能禁彭親入亦然少頃有蝎如甚巨自板上蠢蠢而下一軍驚走彭遂火其寺

黑鬼

膠州李總鎮買二黑鬼其黑如漆足革粗厲立刃為途往來其上毫無所損總鎮配以娼生子而白僚僕戲之謂非其種黑鬼亦自疑因殺子骨則盡黑始悔之公每令兩鬼對舞神情亦可觀也

車夫

有車夫載重登坡力極力時一狼來嚙其臀欲釋手則貨敝身壓忍痛推之既上則狼已齕片肉而去乘其不能為力之際而竊嘗一臠亦黠而可笑也

碁鬼

揚州督同將軍梁公解組鄉居日攜碁酒游翔林邱間

會九日登高與客奕忽有一人來邀巡局側眺玩不去
視之面目寒儉懸鶉結焉然而意態溫雅有文士風公
禮之乃坐亦殊揖謙公指基謂曰先生當必善此何弗
與客對壘其人遜謝移時始即局局終而負神情懊熱
若不自已又著又負益慚憤酌之以酒亦不飲惟臾客
奕自晨至於日昃不遑渡溺方以一子爭路兩互喋聒
忽書生離席悚立神色慘沮少間屈膝向公座頓顙乞
救公駭疑起扶之曰戲耳何至是書生曰乞付囑圍人
勿縛小生頸公又異之問圍人誰曰馬成先是公圍役

馬成者走無常常十數日一入幽冥攝牒作勾役公以
書生言異遂使人往視成則偃臥已二日矣公叱成不
得無禮瞥然間書生即地而滅公數吃良久乃悟其鬼
越日馬成寤公召詰之成曰書生洵襄人癖嗜奕產蕩
盡父憂之閉置齋中輒踰垣出竊引客處與奕者狎交
聞詬詈終不可制止父憤恒賣假面鬼闇摩王以書生
不德促其年壽罰入餓鬼獄於今七年矣會東獄鳳樓
成下牒諸府徵文人作碑記王出之獄中使應召自贖
不意中道遷延大慈限則獄帝使直曹問罪於王王怒

使小人輩羅捜之前承主人命故未敢以縲紲繫之公
問今日作何狀曰仍付獄吏永無生期矣公歎曰癖之
悞人也如是夫
異史氏曰見奕遂忘其死及其死也見奕又忘其生非
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哉然癖嗜如此尚未獲一高著徒
令九泉下有長死不生之奕鬼也可哀也哉

頭滾

蘇孝廉貞下封公晝臥見一人頭從地中出其大如斛
在牀下旋轉不已驚而中疾遂以不起後其次公就蕩

婦宿罹殺身之禍其兆於此耶

果報二則

安邱某生通卜筮之術而其為人邪蕩不檢每有鑽穴
踰牆之行則卜之一日忽病藥之不藥曰我實有所見
冥中怒我狎褻大數將重譴矣藥何能為亡何日暴瞽
兩手無故自折

某甲者伯無嗣甲利其有願為之後伯既死田產悉為
所有遂背前盟又有一叔家頗裕亦無子甲又交之叔
卒又背之於是併三家之產稱富一鄉忽暴病若狂自

言曰汝欲享富厚而生耶遂以利刃自割肉片片擲地又曰汝絕人後尚欲有後耶剖腹流腸遂斃未幾其子亦死產業歸他人矣果報如此可畏也夫

龍肉

姜太史玉璇言龍堆之下掘地數尺有龍肉充物其中任人割取但勿言龍字或言此龍肉也則霹靂震作擊人而死太史曾食其肉實不謬也

聊齋志異卷十四終

A 42273